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

經濟

宋二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親文殿學士葉少蘊夔得

子模附

參知政事李秦發光

顯謨閣待制王宜子佐

資政殿大學士葉齊言義問

布衣張叔靖頤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題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題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淮西運判方彞明有開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帶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建康府通判陳同父亮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淙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青松居士俞商卿顛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司農卿洪季恩夢炎

從兄揚祖附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南陵縣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傳附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知饒州孫起晦炳奕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平原陸鍾良登之氏闕

經濟

宋二 共三十五人

四川宜撫使鄒亨仲剛中

鄒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判官賑飢得法用秦檜薦爲勅令所刪定官累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爲陳虜不可信不聽

權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而胡銓上書遂欲  
斬秦檜以謝天下帝震怒禍且不測剛中率同臺論救  
銓料編管改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  
克恭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  
宣諭使尋克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剛  
中出關迎之與贊謨反覆爭詰卒全階成民風及秦商  
之半列險據要蜀頓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  
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  
真與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餘萬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驍  
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  
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  
厲政卽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  
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  
管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  
儲備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  
曰宗汝霖如卧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  
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日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葉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祠部

郎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  
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  
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  
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  
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  
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  
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  
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請身先衆人  
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  
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  
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  
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  
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合  
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  
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  
丞上以慶得深曉財賦乃除齊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  
部財用克車駕巡幸頓通使弊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

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  
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  
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舉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  
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論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  
濠壽叛將寇安陳下。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論  
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下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  
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官留守。又奏江防  
措置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  
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埃。七措置積聚。八責官

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糴米八十萬斛。權貸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

成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  
雀其典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改知常  
熟縣朱勗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  
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  
夫諂諛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  
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水驛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譴擢右司諫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問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

堂光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  
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  
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  
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圍急奏乞  
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  
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  
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  
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備以伐敵人之謀等  
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



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請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侍御史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分邇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誰言不便及守城之日瞻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得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克以建康

隋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煥王珣素不相能至是  
擁潰兵若城外索戰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  
言青感悟解去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  
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  
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  
無犯劇盜賊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西擊光募勇敢  
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  
程來授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湏臾軍解  
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想之砲至卽反墜

不能傷取檉木爲撞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  
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宴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  
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竝馬巡城指  
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  
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  
而援師至嘗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  
若使人取七首我心死汝輩宜自裁姑落賊手除徽猷  
閣待制擢吏部侍郎光奏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  
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

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繁昌蕪湖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蓆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管繕事光經營樽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

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倘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叛。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又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宣撫使。光假道至郡。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拜禮部尚

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時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

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遂用  
之同郡楊燁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黜虜姦計  
舉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  
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  
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丐去章九上乃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官中丞  
方侯處論光陰懷怨望責爲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  
監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

軍檜死始以郊恩復官聽自便行至蘄州卒年八十三  
追復資政殿學士諡莊簡初光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  
得其精微故於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瘴海  
處之泰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於世四子  
孟博孟堅孟珍孟傳皆知名士而孟傳最著自有傳

顯謨閣待制王宜子佐

王佐字宜子山陰人以南省高第廷對第一授簽書平  
江軍節度判官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  
煊提舉秘書省館中率趨附之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



交一語嘗語同舍謂不宜自屈燒閣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及檜死燻斥尋復起用。歷尚書吏部員外郎。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未領者。自號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王氏死卒奪先生號。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

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後徙知潭州宜章民凍餓竊發甚猖獗佐徵流人馮湛惟湖南路兵馬鈐轄假便宜徃征之乃具奏論賊勢上是其策遂就擒詔以佐忠勞備著超陞顯謨閣待制歷工戶二部尚書淳熙十一年奉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山陰縣開國男

資政殿學士葉審言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姦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飢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

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廖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與已者。義問累章劾之，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去。又言凡擇將遇一關，令樞密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進侍御史，遷吏部侍郎，自檜主和議。

邊備寢弛。義問奏有備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埃。練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尋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艁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以備之。遣亮果窺江上。命視師江淮。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字於旗。以賜之。遂有禾石之捷。孝宗卽位。封新安郡侯。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義問雖登政府。所得俸祿。盡周故人賢士。無資治第。寓衢州僧舍。以卒。謚忠簡。

布衣張叔靖頤

張頤字叔靖，瑞安人。世居陶山，倜儻有氣節。平居禮貌踈簡，至談古今理亂，襟度豁然。若人人在其懷抱中，里人有爭訟，多就正一言而決。台寇薄城不利，由桐嶺將趨瑞安，頤聞之，卽傾家具治牛酒，召邑中少年勇敢者數千人，割炙共飲，語之曰：「若屬墳墓妻子，皆在於此，寇至則無噍類矣。盍相與戮力共保之。」諸少年曰：「請受約束。」頤遂以軍法部署，先令五百人持旗鼓，夜伏陶山之左。約曰：聞鼓則起，復令九百人分爲三隊，揭竿爲旗，扼

要而陣。令曰：明晨賊至，則三隊更進。迭戰少酣，卽佯弃鼓旗，走陶山北。聞鼓則反戈，違令者斬。顏乃自將數百人，携雷鼓，伏山頂。明晨賊果至，三隊迭進，輒佯走。賊爭利而前，顏見賊已入伏，卽援桴鼓之。伏兵競起，三隊反兵夾攻，呼噪之聲震山谷。賊大駭，奔潰。自相蹂踐死者，不計其數。生擒數百人。或曰：盍獻俘幕府乎？顏曰：吾爲墳墓計耳。寧乘時以邀賞邪？適者鋒鏑之下，已有餘慘。更忍殺數百人，以爲功乎？且此皆良民，爲賊所脅，以至是，卽解其縛，縱之。歡聲如雷，皆叩頭泣謝去。鄉邑遂安。

無何歲大旱民飢類復集鄉人就陶山湖側築度濟本  
灌田萬餘畝就食者日且千餘人紹興中太守章誼薦  
於朝召赴都堂審察至則以中興十策干執政語不合  
歸老於家年九十餘卒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躬

薛躬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官  
累官太僕丞靖康初金人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  
悅惟躬意與綱同圍解還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  
恃未幾果敗李綱求太原躬言愈必再至綱不當去宜

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尋罷歸家食者八年高宗幸永  
嘉弼見宰相請移蹕入城某可以得財某可以得舟由  
是民不加歛而供億無乏宰相以爲才薦起提舉淮東  
鹽事改湖南運判楊公據洞庭寇兩州王瓌又不能平  
更命岳飛討之公陸晞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  
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  
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  
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某其上流使彼之長生  
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



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卽赴彥所得將人  
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  
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  
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  
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  
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穰飛事飛將張憲移疾  
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  
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  
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

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  
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  
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  
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還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  
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  
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幕將議  
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  
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漕  
臣以游手易衆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頓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  
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副檢選丁  
壯千人號青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  
知廣州錄前功進敷文閣待置卒年六十三贈通奉太  
夫謚忠簡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遴之孫宜和間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  
肅王出質後得還真爲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

而封駁之職不可以實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  
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職爲布衣時  
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  
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封言藩帥之兵可用  
今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  
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假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昔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麟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麟議論激昂，帝曰：「麟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臨不爲世忠所棄，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良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

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威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獻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徽州司錄。召拜監察御史。論三鎮不可弃。累陞

顯謨閣克御管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不可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克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處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弊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克集賢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樞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

凡例外宜索皆執奏不進論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又言軍典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皆人所不敢言者俱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克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親居七年復秘關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趙粹中字叔達其先自密州徙居於鄆登紹興進士第  
孝宗銳意恢復虞允文王蘭趙雄輩俱以言兵驟進粹  
中因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彊要策十  
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  
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摩畫經理俱詳盡情  
事雖遠在數千里外如指諸掌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  
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彞等奏議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卽位卒如其議後以

待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  
舉吏民懷之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方有開字公明淳安人少儻有大志嘗游荆襄觀形  
勢爲國子錄輪對論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爲用武之地  
因上聯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諭  
之曰今日之勢有如蜂腰朕每思不覺寒心卿能爲國  
遠慮轉可農丞再對論規模荆襄鎮以心腹宜講屯田  
爲大計上尤欣納且曰屯田朕念之久未有能任之者

卿有志事功。異日宜爲朕當一面。後運判淮西。著屯田  
詳議二十二卷。以獻當國者沮之。卒不得一展其才。而  
死。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以不  
附秦檜論罷。尋起知處州。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  
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審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  
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  
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  
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譟吟絕望  
矣出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  
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輿致十一人者與  
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麻  
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官在闕奏免支移折變  
鑑湖久廢常苦旱澇會歲大飢出常米募飢民濟治石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樵蒙創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官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役以聞詔褒諭改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常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

富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側  
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  
臨御又事皆上決執事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  
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  
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宮  
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光宗初受禪出  
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寢

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叅決宰相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莫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玕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讓趙汝愚。汝愚問計將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禫遣侂胄請於憲聖。憲聖許之。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公事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寢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而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乞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東裝。冀誼還謁留之。適殷勤。誼不往。適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諷御史劉德秀、胡紘等劾誼。請

經濟

卷之六

光緒重



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婺州。久之，許青偃起守  
江州，加集英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  
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睦  
鈔掠，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  
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撫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  
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  
將接於行陣之間，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追  
謚忠文。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蔡必勝字直之平陽人乾道初中右科第一授江東將  
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衫拜庭下必勝始袍笏以客禮  
見召試爲閣門舍人侍臣曾覲方用事冀其過已必勝  
故不往出知邵州陛辭論擇方面人才爲天下大計孝  
宗異之曰觀卿儀表非俗前程未可量也還帶御器械  
光宗在東宮聞其不見曾覲歎息言必勝固是佳士及  
卽位權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中外洶洶憂  
禍起旦夕必勝與趙汝愚定議立寧宗天下宴然必勝  
之功居多韓侂胄方規專權忌之出知廬州既鎮淮右

遂議浚肥河造戰艦大張聲勢以基遠圖。仇冑益忌之。卽擢吉州刺史奉祠卒。必勝爲政能求人疾苦審事利病條畫修廢先後以儉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立祠以公田給祀事。四方名士擯於家者不以疎密存問。無虛日。其忠孝慈良根於天性故凡所立皆得其大者。建康府判陳同父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竒之。曰。此國

士也。請爲上客。及薨。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徧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積天下忻然。幸得蕪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亮更名同。請闕上書數千言。初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甚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措。惟曾觀知之。將見亮亮。亮  
耻之。踰垣而逃。觀以其不義。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  
諱。交沮之。乃有都堂督察之命。宰相諭以上旨。問所欲  
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又詣闕上書。言  
尤剴切。既上。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寧用以博一官乎。至渡江而歸。自落魄醉酒。與邑之  
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涉犯上。或以告刑部侍郎何濬。  
濬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濬。濬聞而嫌之。舉  
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管椽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以

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廩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劓其贖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因疑事由於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蘓者數次、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與朱熹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民法無常、廢兩言者、雖

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變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儀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亮與鄉人會宴，同坐者歸而暴死，累繫獄。會呂

典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合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弊而覩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旣得其機要而見諸行事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



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  
疏乃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  
一。旣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  
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  
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  
首。殆天留以遺朕也。被發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  
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  
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  
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

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丞相喬行簡爲請謚事下太常定謚曰文毅更與一子官尤異數云所著有龍川文集葉適爲之序。

數文閣待制周彥廣

周宗字彥廣湖州長興人左中奉大夫需之子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府時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首命宗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

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宗計口給食行者  
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都  
梁。見宗謀輒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激。  
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復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  
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宗極力招輯。安  
堵。類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宗。屢賜親札。  
宗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  
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遠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  
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禁乃係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

年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淤隘。舟楫病之。深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移守婺州。復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葉介字石叔。婺州義烏人。淳熙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爲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中刑法科。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禪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蓋禁，寬租期，均徭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膏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藥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歷官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擢太府少卿，進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醜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發

經總制錢爲楮率四萬有奇丹麓未弊加之塗飾墻壁  
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瀆非所以安神  
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間於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  
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歸  
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游  
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實使招誘其黨既  
至慰勉之錫以衣物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  
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  
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聞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

無譚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逆負柩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之縣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講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

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實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本府進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魯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



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廢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官。度上書切諫。連疏極言父子相親之義。不聽。力求罷去。寧宗卽位。復召爲御史。時韓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改知婺州。坐事降罷。侂胄誅。召拜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

兼江淮制置使。至金陵。罷科羅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進禮部尚書。兼侍讀。促人覲。丐去。愈力。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

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青松居士俞商卿韻

俞顥字商卿錢塘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仕淮東。宣撫丘密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顥料虜必窺采石。請回軍石梁河以遏其鋒。虜擣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盡平江湖。多顥計畫。再遇欲治魯從者。救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顥畫計。顥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輕信。趙

良嗣張覺性轍可鑒也。歷秉旄節皆有聲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若干卷。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瑄

趙希瑄字君錫餘杭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瑄下座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爲危之希瑄至關審形

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祖定賊已遣謀窺聞希瑄得諜。詭  
之。繼其舉火相示而廢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  
至希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恨下賊無一免。賊  
黨聞風而遁。希瑄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瑄由他道以  
避之。事聞詔拜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  
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  
司。帳司疏大寧。益井。刺病。使者上請。朝民便之。改知玉  
山縣。未行。召對。希瑄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饋  
餉。國家之力。則外囿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聖

大理寺丞遷大宗正。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並  
朝參者少。命希瑀易班。希瑀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  
史。以寶璽恩。遷和州防禦使。理宗卽位。以公族近邸恩。  
進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總治統。收  
人心。上爲動容。慈明官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  
瑀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  
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夏。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  
而已。遷封信安郡王。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十年不調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屬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博士遷校書郎改司農丞出知興化軍旣至條奏便民事乞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制置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秘書之明白者遷著作佐郎擢考功郎誅韓侂胄居安

實贊其決、權右司諫兼侍講、時越彥逾與樓鑰林大賾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在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國列政地遂啓侂冑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並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既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



臣爲陛下耳目官，諫墨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待其言，跡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明日出國門。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輩書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起知太平州，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人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除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起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屢就衡矣。會江西帥欲以買席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糧

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  
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  
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勳陳廷佐之徒並  
起爲賊矣故兵四劫撤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  
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  
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  
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  
他帥事居安居安督軼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  
權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

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  
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自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  
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  
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猴若鈔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  
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勳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  
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勳衆皆感服羅世傳果疑元勳之  
貳已遂交惡元勳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  
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勳營  
具孳禽元勳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於吉之鎮

門元勳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  
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  
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審  
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  
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寬厚詞明將吏盡力始終  
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以言者罷  
同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召遷工部侍郎理宗卽位  
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將行盜盜起寧化部使者道左  
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民賴寧

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處  
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抵郡州人大懼賊知帥有  
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  
汀守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効賊  
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  
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集頭爛額之功邪卽拜疏歸居  
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  
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陋，從高宗南渡。初家餘杭，聞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善湘初以恩補中順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改知餘姚縣，添差通判婺州。以招茶寇功，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累遷。太宗正丞，兼樞戶部郎官，進直徽猷閣，兼知廬州。以平固始寇功，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封祥符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寶章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初防江軍及平楚寇等功，進龍圖閣。

閣待制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進章  
伯加食邑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  
命專討許便宜行事及戮全露布以聞陞兵部尚書進  
封侯加食邑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籍殷勤餽問接應  
有請必應選諸子之有經緯者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  
功督府故積年通寇應棧俱定復以平閩寇功轉江淮  
安撫制置使及策應荆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  
例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肝胎軍泗壽三對  
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充

乞歸皆不許。請僉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司農卿洪季思。夢炎。

從兄揚祖附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登寶慶元年進士第。爲桃源酒官。端平間。禁軍構逆。命夢炎撫諭。既受者。索飲至醉。因省廡下。徐以卑騎入軍。或引斧斫其導卒。血濺衣裾。而色不爲動。諭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兵變。仍命夢炎接撫。至淮楊。聞卽趙葵。詭以指日破城。夢炎曰。攻討者。潮闖之大義。無論者。天朝之至恩。葵深避之。及至將



士猶危言相恐必欲自效。爰炎曰：殊思曲教非愛國。李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首。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轉武學博士。時從兄揚祖爲太學博士。宰相范鍾誨之曰：難兄難弟。乃武乃文。復以太宗正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卿。差知衢州。朝議以其有經濟才。且將大用。未幾卒官。時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四卷。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瑩

王瑩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父廢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仕潭州。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

執弟子禮。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剿之。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遣使講和，堃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堃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改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未

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  
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  
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  
游兵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  
之。遷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  
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船艦。相  
衝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  
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又推京口法。創游擊軍。真  
二千。蒙衝萬艘。江上宴然。拜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

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官卒贈七官位特進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陞通判襄陽府以經理屯田積穀六十八萬擢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棗陽屯田成進兩秩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歷官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置制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端平六年破蔡減金獻俘上露布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閩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澇。螟蝗之災。飢饉流亡之患。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生戶業業以逃亡。殺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飢餓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願與二三大臣。

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有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認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罪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不報嵩之力求去，進寶章閣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拜權刑部尚書，力辭，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使，賜便宜指揮，兼

湖廣總領淮西安撫使廣州國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  
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言江陵非孟珙不  
可守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廬普  
李士遠以其奔賊也黃州國解拜端明殿學士職任如  
故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制置司兼督視淮南軍  
馬城黃州復光滁二州拜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如故進  
封公加食邑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  
相復信陽以督府米賑淮民之飢復襄陽自是邊境安

以捷聞。寵眷特隆。賜賚無虛日。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對  
之議。用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進金  
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遭父喪。詔起復。右丞相  
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諸生。及在  
朝之士。多論嵩之不當起復。帝意頗悟。遂聽嵩之終喪。  
自是不爲公論所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授觀文  
殿大學士。加食邑。尋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  
國公。謚莊肅。

南陵知縣唐子和詔子良嗣附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熙四年以瀆魁中南省第二嘗  
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嵩之遣往襄陽勞師  
時元兵在境江面驛驢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  
士前進所向皆克徑抵襄陽破圍而入呂文煥大喜曰  
不勞師者已三年矣今君獨來且宜置酒爲賀韶策曰  
敵人不意故吾能轉戰而前今若久任外必嚴兵堅備  
何以爲歸乃請文煥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子良嗣  
仍率死士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爲之上其功陞南  
陵知縣經略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謀留守馬光祖倉使

劉震孫、交薦於朝、有旨籍記姓名、厚加錄用、未及用而卒。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歷官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等、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

軍何地丙遣李全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  
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聞庾景遺策恐  
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  
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  
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  
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  
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軍涉亟  
遣傅翌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珪等郊迎  
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等數十萬大

人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  
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  
趨其歸路，以傅翌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  
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  
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  
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  
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  
諸軍在連水山陽者，旣衆，涉慮其思亂，以滁濠之役分  
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

程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淫者不滿六萬。大敗。其  
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遷卒  
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離王琳以寧海州歸。逐賊登  
萊二州。青州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固是  
恩博景德至那。常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  
來歸。及反戈自發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屬諸將  
圖未下。嶺郡擢太尉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宋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處朝。涉遣  
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疑。陸金。國策。

涉以爲無故陸遷以駭其志非全之福不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被黃鴈斬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荆湖制置使趙方猗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於淮遷樞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渡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涉時已疾力辭事任金人復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劾木魯答哥率細軍及三道兵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

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宅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金酋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板籍及金銀牌劍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宅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櫟郭呆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擒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書闕下及出身效力封疆卒以勤死可謂能忠能孝而孽子不才家聲盡隕論者惜之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師事胡宗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人稱爲雪齋先生應時八歲能屬文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尉黃岩朱熹爲常平使者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去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密帥蜀辟之入幕是時吳挺畜異謀爲朝廷患會挺有疾乃佯遣應時視之實察其軍情也挺盛禮十獻應時辭焉歸告密曰今挺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節制之別選



材帥以代吳氏。可防近患。已而挺死。密如應時計。朝議從之。一方宴然。改知常熟縣。已代矣。郡將以私憾。摺檄應時。負倉粟三千斛。實前令積逋也。士民聞之。爭擔負代償。而應時卒坐此貶秩。尋判邵武軍。未赴而卒。其後兵賊果叛。伏誅。公卿臺諫。訟言應時。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再患於未然。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應時兄弟父子。世相友愛。建世友堂。合勝同室衣冠。以爲儀則。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之從子也初以進士爲福州教授歷湖南路帥幹辦官改淮東餉幕皆以盡職稱人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虧運米二十萬石請得分限補償乞免專官專使之擾其新米則按月轉輸詔從之顧寇出沒二廣爲患炳炎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應龍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食其祿不避其難者臣子之誼也遂勒所部將校屯豐城以拒寇尋以言罷歸遂不復起炳炎爲人光明俊偉愷悌靖恭爲宗正丞時輪對講劄子言天下大

計切嗣君德盛

綱凜凜無所忌諱朝野傳頌之